

《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》 (一)

● 朱 斐

壹、經 題

佛說八大人覺經

佛者，是古印度梵文佛陀Buddha的音譯簡稱，意譯為覺，覺者是對宇宙間一切事相、一切理論，都已徹底覺察、了悟的人；這就是所謂的「自覺」。能自覺者，也就具有了智慧，但只具有智慧尚非圓滿，還要修福德，必須福慧雙修，要福德與智慧兩者具足時，才能稱為「兩足尊」。我們在受三皈依時，不是曾隨師念過：「皈依佛、兩足尊；皈依法、離欲尊；皈依僧、眾中尊。」嗎？這兩足指的就是福足與慧足，福慧具足，就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的佛陀！如果只有智慧而無福德，或只有福德而無智慧，都不能稱為兩足尊，也不能稱為佛。

但福德要怎樣去修得呢？修福德必須要有對象，對象就是一切眾生。因為眾生都在迷途中受苦，沒有智慧，所以不知出路，我們要把修得的智慧普遍地施給眾生，使他們也獲得智慧，才能找到光明的覺路，出離黑暗痛苦的迷途。這樣去作一分的德，就有一分的功；有一分的功，就得一分的福；福德就是這樣修得的。這就是大乘菩薩的自覺、覺他；一直修到福慧具足、覺行圓滿時，就是佛。

在本經上所稱的「佛」，是指釋迦牟尼



(Sākyamuni)，也就是我們佛教的教主——本師釋迦牟尼佛。釋迦是種族的名稱，譯為「能仁」，牟尼譯為「沉默」，「釋迦牟尼」意指釋迦族的聖人，在此即指釋迦釋尊。佛出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（據推斷為公元前五六五一四八五年間，與我國儒家聖人孔老夫子同一時代）的四月初八日，但南傳佛教的考證為五月月圓日，約合我國夏曆的四月中旬。佛出生在上古印度北部的迦毘羅衛國（即今尼泊爾南部的藍毘尼園），為淨飯王的太子，二十九歲出家（但一說為十九歲），三十五歲十二月初八日成道。成道後的四十九年中，沿恆河邊緣，遍歷印度各地，講經說法三百餘會，八十歲的二月十五日在拘尸羅那城娑羅雙樹下進入涅槃（佛的涅槃並不是常人所說的死，意為滅度亦即圓寂，這就是佛所證之「不生不滅」的最高境界）。

這本經是釋迦牟尼佛早期所說的一部經。

「說」字也可作悅字講，時機因緣成熟的時候，就是暢悅本懷而為說法的時候。譬如我這次來講這部經，如果沒有徐秀華居士父女發心興辦光壽學苑，如果不是王老師炯如發心每週為大家講佛法，也不會有這講堂。即使有了講堂，如果沒有各位居士來聽講，佛法講座也無法開辦成就，這就叫做時機因緣不成熟。現在有了這些基本的好因緣，再加上我每年冬令返台，承蒙各位邀約，講一些初機佛法，今年我選了這部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與大家共結法緣，這些都是促成我這次在這裡暢悅本懷而為各位演說本經的時機因緣。

「八」字是一個數字，本經從第一而至第八，共分八節的意思。「大人」是指辦大事的人，辦些什麼大事呢？賺鈔票嗎？做大官嗎？在世間法來說，升官發財都算是大事，但在佛法來說「生死事大」，我們生從何來？死往何去？這才是一件大事！而大乘佛法更不僅以了脫生死為足，自己的生死了脫後，還得去度化一切眾生也了脫生死。所以說，「佛以一大事因緣示現于世」，所謂大事，就是



指眾生的生死和度化這兩件大事。所以要成佛，也必須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時才能成佛。「覺」者，依廣義是指覺悟宇宙人生一切事理；依狹義則指覺知、覺悟本經中所說的八則修行的方法。「經」是指路徑，即成佛的道路；也可以說是線，因為線能連貫、貫串一切文字、真理。我曾在泰國見到比丘們端坐一排誦經時，從第一位到最後一位，在合掌的姆指和食指間，牽著一條長線，可能就是要將所誦的經文一字一字連貫串起來。梵文「修多羅」，意譯為契經。也就是說，經是契合機宜，契合真理的寶典。

貳、譯 人

後漢沙門安世高譯

後漢是朝代名，在東漢桓帝時約公元一四七—一六七年間；沙門是梵文音譯，意為「勤修佛道，息滅煩惱」，「煩惱」是指貪、瞋、癡等惱人身心的三種病毒。這位沙門的名字叫做安世高。「安」是指他是安息國人（又名波斯、即今日的伊朗，昔日之佛教國，今已為回教國家矣。），名清，字世高，出身是一位王太子，其後讓位於叔即出家修行。他博通經論，遊化四方宣揚佛法，於漢桓帝時至洛陽，來華二十餘年中，精研漢文後譯經二十餘部，為早期佛教譯師之冠。

參、經 文

甲、總標——即本經的緣起

為佛弟子，常於晝夜，至心誦念，八大人覺。



佛的弟子分七眾：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式叉摩那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等七類，國人見了剃光頭髮的出家眾，男的多稱和尚，女的則稱尼姑，這些稱謂都不正確。所謂「和尚」本是印度梵音，漢譯為吾師，在大的叢林寺院中只有住持寺院的方丈，才有資格稱為和尚，其他出家僧眾以各人的職司，各有專門的稱呼，如講經說法的稱「法師」，當家師父稱「監院」，打擊銅磬和木魚的師父稱「維那」和「悅眾」等等各有其職稱。在佛門七眾弟子中，受過二百五十大戒的男眾出家人即為比丘；受過五百大戒的女眾出家人即比丘尼。沙彌和沙彌尼是指受十戒的男眾和女眾的出家人；式叉摩那是準備要出家做比丘尼的學法女；優婆塞是受過五戒的在家男居士，優婆夷是受了五戒的在家女居士。若依廣義來說，這七眾佛弟子就是早期佛教所謂的僧團（今日我們佛教徒對出家人通稱為「法師」，也是一種尊稱。）。本經上說，這些佛的弟子們，要經常在白天或晚上，以至誠虔敬的心去誦念這本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在佛教徒中也有以本經作為早晚課誦的。

乙、分條別明（正宗分）

一、苦空無常無我覺

第一覺悟：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！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；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，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

本經從這裡開始分成八條，一一分別說明。一般經叫做正宗分，也就是說言歸正宗的意思。這分列為「一」的小標題是說明這一節是有關苦空無我無常的覺悟。然後就是經文中第一覺

悟——世間無常。所謂「世」是指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三世；「間」是指的時間與空間。何謂無常？萬物遷流變易，是無法永久存在的。「世間」又分為有情世間和器世間，有情世間是說有情感的生命現象，如人類和一切動物類的生老病死等，都說明了有情世間的無常。器世間是說沒有情感的一切物質現象，小的如家具房屋，大的如山河大地乃至宇宙中的許多星球等。在大地震動時，家具房屋乃至山河大地都被震得倒塌崩裂，天空的流星等都說明了器世間的無常。這些現象都不能常住世間，故名無常。

生命現象中的有情世間分作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四個階段，「生」是從父精母血因緣和合而出生；「住」是從出生到死亡間的一個階段；「異」是在這個階段的生長中，不斷的發生了疾病和逐漸老化等的變異；「滅」就是最後每個人都難以逃避的死亡。這就叫做無常！再說物質現象中的器物世間也分為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四個階段，譬如建造房屋必須有磚瓦、木材、鋼筋、水泥等，以及人腦或電腦的設計等，所謂眾緣和合而「成」，然後才有一座房屋；「住」也就是建好的房屋從成到空的一個存在的階段；「壞」是成到空之間所遭遇的人為因素，或為天然的災害所破壞，但任何一件器物即使沒有以上災害的破壞，一樣也會自然淘汰，終於成為一堆廢物，最後都難免不變成空，這就是無常！至於「生住異滅」中的「住」和「成住壞空」中的「住」，實際上是不存在的。因為在「住」的階段中，即已不斷地在消蝕和變異中，所以只有成壞空和生異滅；事實上只有生與滅，連異和壞也可簡略去，因此，所謂一切法，皆名為「生滅法」。

我們台中市的忠孝路上有一座城隍廟，廟裡有兩個無常鬼，一個穿白袍戴白帽的叫白無常，一個穿黑袍戴黑帽的叫黑無常，兩



個鬼好像衙門裡的差役，專門抓壞人去陰間報到，所以人們聽說無常鬼到都會害怕，因為大家心虛、怕死！其實白無常是象徵白天無常，黑無常則象徵黑夜無常，人們心裡有鬼才怕鬼，黑白無常只不過要我們時時刻刻提高警覺，人的生命是無常的，白天剛過、黑夜也隨著閃過去，接著一天兩天過去，一月兩月過去，一年兩年過去，所謂光陰如箭、日月似梭，時間真的過得太快了。我剛到台灣時才二十七歲，今年已八十四歲了，這就說明了時間的無常，我們都在剎那剎那中過去了。人也從青年進入中年、老年，接近了死亡的邊緣，這就是無常啊！黑白無常為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中，借壁間時鐘敲打著，要人們不要浪費光陰，一旦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啊！他告訴我們世間一切皆無常，要我們利用無常的時空，去作利益世人的事，否則一旦老死來臨，一無所成，虛度一生，豈不可惜！

我們信佛念佛的人不怕鬼，因為我們心裡有佛。阿彌陀佛有一個別號，叫做「有常大士」，極樂世界又名「有常世界」。我們娑婆世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沒有常樂我淨，所以我們要念佛求生有「常樂我淨」的極樂世界。再說我們娑婆的國土危脆，經不起颱風、地震、洪水等天然災害的摧殘，加上人與人間的爭權奪利，和現代盛行的劫持人質、勒贖金錢，如紐約東西貿易大廈的兩座大樓在九一一為恐怖分子劫機後撞倒，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等等，都死傷無數，前者是人為的災禍，後者為天然的災難，這兩者都說明了國土危脆，器世間和有情世間的無常，造成這空前的浩劫，令人不勝唏噓驚嘆！

再就本經所說的「四大苦空、五陰無我」來說，四大是指地水火風，五陰是色受想行識，這都是指有情世間的生命現象，無論是人是物，都離不開這四大五陰的結合而有。地大是指我人身上的硬體，如指甲骨骼等；水大是指人體內的血液水分等；火大指人身的

體溫；風大則指人體內的呼吸系統。所以我人身體的組合就靠這四大假合、缺一不可。假如缺了地大，一身軟骨站都無法站立；缺了水大，貧血乾癟，似一枝枯木；缺了火大，體溫下降身體冰冷失溫；缺了風大，停止了呼吸，豈再能生存？所以說四大缺一不可呀！若四大不調和時就會生病，如地大不調即成癱瘓；水大不調則腫脹不適；火大不調體溫忽高忽低都是病；風大不調我國人叫傷風，日本人叫它風邪，重感冒矣。所以四大雖是假合，也必須調和才不會生病。四大是假合而有，有即有苦，所謂八苦交煎（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五蘊熾盛等苦）。人生一出世呱呱落地時，嬰兒無不苦呀苦呀地叫著，卻沒有哈哈大笑的，這種從母胎中痛苦地來到人間的記憶，我們長大後早已忘了。我們出生後就一直往死亡之途上去，有的沒多久就夭折，有的青少年時期死亡，讓白髮人送黑髮人，不論是善終或遭橫死，只是時間的長短而已，無人能免一死！連秦始皇也怕老死，所以派徐福東渡去找不老不死的藥，現在日本聽說還留有一座徐福廟為證。

四大是苦，一旦四大分離即空無所有。再說四大假合的人身是苦的話，也有人聽了不信。我在紐約講本經的時候，就曾遇到過一位聽眾對我說：「我這一輩子從未覺得有苦，因為我有的是錢，生活上的享受要甚麼就有甚麼，精神上也不感覺有甚麼苦，丈夫兒女都對我很好，每天看看電視，打打麻將，那裡來的苦呢？」我對她說：「那是您的福報，不知是那一世修得來的。」我又問她：「您有沒有生過病？」她說什麼人都會生病，生了病吃點藥就好了。我又問她：「有沒有聽說過有腫瘤和血癌、腦癌或愛滋病等絕症？如果有人患了這些病您說怕不怕？苦不苦呢？」她連忙說：「怕怕！有了這些病當然苦呀！希望這些病別找上我！」我告訴她，報載在河南省有一個愛滋村，全村的人因貧窮賣血，而幾乎都感染上愛



滋病，已經死亡數百人，每年還不斷地在死亡中；即使沒感染的村民，要想外出找工作，也沒人敢錄用，真太可怕了，我連想都不敢想！

至於色受想行識叫做五陰，又名五蘊，一切有情眾生都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種積聚而成的生命。色就是指四大，屬於物質現象；受想行識是我人的思想，屬於精神現象，這兩種現象合起來就是人。雖然是人，但都沒有能自主的「我」，卻有我執，因為所執之我，生滅無常、不斷的變異，是虛偽無主的，換句話說是沒有絕對自主能力的我。俗語所謂「身不由己」，自己作不得主，所以說五蘊無我。且試找一找看，色蘊中的「地水火風」四大裡有沒有能自主的我？受蘊是精神上的感受，其中也找不到自我；想蘊是思惟，在思想中也找不到能自己作主的我；行蘊是思想的運行，在其中也無法找到自我；識蘊是指的認識或識別的意思，其中也無法找到能自己作主的主人翁。例如四大不調就生病，如果有「我」，就能自我作主不生病，這才是真「我」。事實上，我們連自己不生病都作不了主，所以本經上說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」啊！

人生受苦，苦從那裡來的呢？本經上說：「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。」原來我人的心是作惡的來源，而我人的身形則為罪惡的庫藏。所以我們要學佛念佛，把一句佛號放在心上，就無法再作惡了！將我人庫藏罪惡的身形，去禮佛拜佛，這才是一條解危機、了生死的途徑啦！所以本經在這第一節最後說：「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」要這樣的觀察才能離開生死呀！🕉（待續）

二〇〇四年十月、十一月講于台中光壽學苑及菩提仁愛之家
本文轉載自菩提仁愛之家出版之《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》